

帝疆爭雄記

司馬翎 (71)

來就非是運通鏢局的人，和他們並無淵源，我說得對不對？」

無名氏無話可說，雖然事實上他並不把殷三姑當作關係深切的人，可是這麼一個可憐的女人，到底不願讓她死在自己手中。

當下道：「你說得對與不對都不關重要，目下唯一可以談一談的，就是你這樣做居心何在？」

黑眉墨手沈揚想不到他那等鎮靜，迫得重估形勢，然後道：「那倒沒有什麼出奇的用心，祇想你不要再向我囉唆……」

無名氏這時忽然發現屋角後面隱藏有人，暗付丁嵐腳程真快，原本以為他還有一會兒工夫才趕得到，推知轉眼間已經趕到，並且隱身一旁。他既已趕到，形勢又不同啦！

當下放軟口氣，道：「好吧，如果我不取你性命，你如何還報？」

黑眉墨手沈揚冷笑道：「我說過你不要囉唆我，你最好趕緊離開此地，我心中一高興，也許就把運通鏢局那於人救活！」

無名氏道：「那麼她呢？」

沈揚道：「嘿，嘿，敢情你捨不得她了？我記得她昔年尚未和那錦衣郎王晉私奔以前，已是擅長房中媚之術。我經過這麼多年來，還沒有碰上一個比她高明的女人，此所以我對她也念念不忘！你這幾天嘗到甜頭，怪不得不肯放手了……」

無名氏聽他說得太過猥褻難聽，本待辯解。後來一想分辯也是多餘的事，還是速速了結這樁事為止。當下道：「你說完了沒有？到底怎樣？」

沈揚斷然道：「她不能還給你，待我快活幾日再說……」

屋子轉角那面突然衝出一條人影，一下子就落在石屋門口。

無名氏本以為乃是神指丁嵐衝了出來，驚訝中轉眼望去。卻見來人竟是個面皮白淨，衣飾華美的中年漢子。

這人右手握住七節鋼鞭，左手捏住一把尺半長的短刀。這時卻好左邊身軀向著無名氏，因此順勢用左手短刀疾劃，同時舉步向門口闖入。

無名氏認不出此人是誰，大大一楞，隨手抓去，使出修羅七訣中第六訣『鎖拿』手法，毫不費力就拿住那人左手手腕。

那個身軀一麻，動彈不得，面上顏色

大變，怒聲罵道：「老子今日縱然死在你手也要化做厲魔取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的性命……」

無名氏道：你是誰？……

那人厲聲道：「還有那個淫婦，我變做厲鬼之後，一定要取她性命，方洩我心頭之憤！」

無名氏頓時明白了這人是誰，不知不覺五指一鬆，吶吶道：「你……你就是錦衣郎王晉？」

王晉恢復了自由之後，情知對方武功太強，無法較量，一咬牙向屋內撲人去。

黑眉墨手沈揚狠狠喝道：「王晉你可是想找死？」話聲中舉起右掌，掌心一團漆黑，甚是可怖。

王晉厲聲道：「死就死，有什麼了不起，但我決不讓這淫偷生……」他撲過去，揮鞭盤打，激起呼呼風聲。

沈揚原本用殷三姑的性命作為對無名氏的武器，這刻碰上這錦衣郎王晉要取她性命，卻又不得不急急出手護衛，以免那殷三姑死掉之後，無名氏勢必出手殺他洩憤。他閃翼在殷三姑身前，雙掌齊飛，硬劈硬架，抵住錦衣郎王晉凶猛攻勢。

無名氏愣在門，竟忘了趁機沖入屋去趕開這兩人。

倏地身後風聲颯然拂響，無名氏回頭一望，正是那神指丁嵐。連忙道：「丁兄來得好，殷三姑目下尚受制於沈揚的獨門手法，不能碰觸！」

丁嵐目光往屋內掠瞥一眼，道：「還有那一個傢伙是誰？」

「那是殷三姑的丈夫錦衣郎王晉，他呷錯了醋，卻打不過我，要進去取殷三姑性命！」

丁嵐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剛才沈揚可是用殷三姑的性命要脅你？」

無名氏點頭道：「正是，現在我如果沖入去，祇怕黑眉墨手沈揚故意露個破綻，讓她死在錦衣郎王晉鞭下……」

神指丁嵐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還不簡單，你告訴沈揚，假如今日殷三姑有個三長兩短，你發誓要剝他的皮，用種種毒刑加諸他身上，至死為止！」

無名氏怔一焉，道：「王晉的賬也算在他頭上麼？」

神指丁嵐道：「這有什麼好客氣的？」他接著曬笑一聲，道：「你辦這種事到底不行，等我出面就是。」

他舉步走入屋內，一幌身已到了錦衣

郎王晉身後，五隻鐵指迅快抓去，恰到好處地抓住錦衣郎王晉七節鋼鞭鞭尖。

他接著往後一旋一甩，錦衣郎王晉一時撒手不及，整個人被他甩到門口附近。

神指丁嵐不愧是名列爵榜中的高手，氣派極大，一著得手之後，連頭也不回，好像似本沒有那錦衣郎王晉這個人似的。

黑眉墨手沈揚怔得一怔，丁嵐冷冷道：「我姓丁名嵐，大約大閣主對區區之名也有個耳聞！」

沈揚面色微變，道：「丁兄大名鼎鼎，如雷貫耳，兄弟久仰得很。」

神指丁嵐仍然冷冷道：「你毋須與我稱兄道弟，丁某特地告訴你一聲，那位無名氏說如果你敢傷她一根汗毛，就發誓教你嘗遍世上種種毒刑！」

他說到此地，那錦衣郎王晉一聽這兩個武功奇高之人，敢情一個是新進名震天下，另一個就是列爵榜上的高手神指丁嵐。自料今日拚命也沒有用處，倏然向門口衝去。

無名氏本待伸手攔阻，忽然見到他一面悲憤絕望之色，不由得心頭一震，那隻手再也伸不出去。

錦衣郎王晉奪門而出，眨眼間不知去向。

屋內的神指丁嵐接著向沈揚道：「丁某勸你還是放大方一點，把這位姑娘身上禁制解開，免得同歸於盡！」

黑眉墨手沈揚面色變了幾次，若果面前的人乃是無名氏的話，他還可以設法嚇唬嚇唬他，但那神指丁嵐成名多年，又是著名的心黑手辣之人，剛才的話，決不會是虛聲恫嚇。故此怎樣也硬不起來，當下道：「然則我沈揚解開她身上禁制之下，你們便放我走，是也不是？」

神指丁嵐點頭道：「就是這樣辦」

無名氏大聲道：「不行，還有運通鏢局的人……」

但他話聲甫起，那黑眉墨手沈揚業已一掌拍在殷三姑背上，接著迅快在她背上連點四五處穴道。殷三姑哼了一聲，身軀一軟，靠在石牆上，喘個不停。一望而知她此刻業已疲憊之極。

沈揚厲聲道：「我已把她身上禁制解開，丁兄你怎麼說？」

神指丁嵐想不到這沈揚存心鬧鬼，出手極快，以致目下的局勢不得不放他走。這丁嵐乃是武林中有名人物，說出口的話自是算數，此刻萬難反悔，不便出手攔阻他離開。然而目下若是讓他跑掉，縱然等一會兒想辦法，也事無補，眼珠一轉，應聲道：「總歸會讓你離開，但你得等一等才行！」

沈揚冷笑道：「丁兄可是有後悔之

意？」

丁嵐道：「我反悔與否不於你事，但目下得等這位姑娘恢復一點精神，證明她業已恢復正常，才能放你離開……」

無名氏哪知神指丁嵐心中正在作難，還大聲道：「丁兄，那邊還有幾十個人哩。」

神指丁嵐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對不起，那邊幾十條性命我管不……」

無名氏愣了一下，道：「那怎麼行？」

丁嵐道：「那麼你要怎麼辦？」他說這話的意思，就是暗示無名氏自己出手擒住那黑眉墨手沈揚，迫他去解救那邊的人。

誰知無名氏卻不會意，愣完又愣，口中祇會喃喃說著「那怎麼行？」這句話。

丁嵐心中惱得直罵無名氏混蛋，可是表面上卻不能露出來。

殷三姑憤然睜眼，道：「總有一天我會親手取你性命……」

沈揚立刻向門口走去，一面道：「她已經沒事，我要走啦！」

神指丁嵐急得一頓腳，地下方磚頓時崩裂了三四塊之多。

無名氏眼睜睜任得黑眉墨手沈揚擦過身軀，縱出屋外，霎時已走得元影無蹤。

之後，他向丁嵐道：「若果不是丁嵐答應過他，哼，我怎肯讓他出去，現在怎麼辦？」

丁嵐心中雖氣，卻因對方乃是顧念他的諾言而不出手攔阻，總是一片好意，是以不便出口說他愚笨，不下長歎一聲，道：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啦！其實剛才你大可出手，說是你還未曾同意我的諾言，不就就行了？」

無名氏聽聽真有道理，急的罵自己一聲「真笨」轉身縱出去，放聲疾追沈揚。但追到莊外，四下人影杳然，竟不知從哪一方追去好。祇得頹然回去，打算懇請丁嵐施展追蹤絕技，指引方向。

回到莊內，順便先到那邊屋子看看，恰好見到有一個因坐得太久，支持不住，身軀一動，頓時發出慘叫之聲，身體一陣抽搐，便自氣絕斃命。

無名氏看一看屋中已死了六七個人，心中十分難過，急急奔凶那座石屋之中。

見神指丁嵐伸出兩指，按住殷三姑背後們道之上，助她運功行氣。因此，他祇好忍耐住心中焦急，在門口那邊團團直轉。

過了片刻，便聽到殷三姑道謝之聲。無名氏連忙道：「丁兄，趕快幫忙我再把那廝追上……」

丁嵐道：「隔了這麼久，如果那廝業